

古代咏史诗通论

赵望秦 张焕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古代咏史诗通论

赵望秦 张焕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咏史诗通论/赵望秦、张焕玲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004-9374-7

I. ①古… II. ①赵…②张… III. ①咏史诗—文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6229 号

责任编辑 郭 媛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125

插 页 2

字 数 289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引言	(1)
第二节 咏史述义	(3)
第三节 新世纪以来咏史诗研究综论及前瞻	(7)
一 专题论文	(9)
二 学术性及普及性著述	(17)
第四节 研究旨趣	(26)
第二章 先秦两汉——孕育发轫期	(34)
第一节 概说	(34)
第二节 先秦	(35)
第三节 两汉	(37)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成长发展期	(40)
第一节 概说	(40)
第二节 魏晋	(42)
第三节 南北朝	(51)

第四章 唐五代——成熟繁荣期	(55)
第一节 概说	(55)
第二节 唐代	(60)
一 初唐	(60)
二 盛唐	(65)
三 中唐	(77)
四 晚唐	(88)
第三节 五代	(107)
第五章 宋辽金——深化新变期	(112)
第一节 概说	(112)
第二节 两宋	(120)
一 初宋	(120)
二 盛宋	(132)
三 中宋	(139)
四 晚宋	(148)
第三节 辽金	(153)
第六章 元明——持续发展期	(166)
第一节 概说	(166)
第二节 元代	(173)
第三节 明代	(229)
一 前期	(229)
二 中期	(242)
三 后期	(254)

第七章 清及近代——集大成期	(265)
第一节 概说	(265)
第二节 清代	(273)
一 顺康时期	(273)
二 乾嘉时期	(312)
第三节 近代	(334)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引言

历史是人类往昔经验的记忆，是对以往知识的总结。好史重古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古训使人们非常重视撰史和读史，以古鉴今，以古通今。早在西晋时期，荀勖整理皇家藏书并编撰《中经新簿》，即在分类上将史籍独立为一大部类，东晋李充编撰《晋元帝四部书目》，又将史书的地位由“丙”提升至“乙”，仅次于经书。至《隋书·经籍志》著录史籍，便以“史”为类名，从而由《汉书·艺文志》中的经书附庸，正式作为自成系统、名副其实的一部。林林总总、种类繁多的史部书籍不仅蕴藏和积淀着中华民族悠久、丰厚的史官文化和代代承传的民族智慧，而且为历代诗人创作咏史诗提供了重要素材。生活在这种文化传统下的文人骚客，自然具有异常强烈的“历史意识”，在缅怀往事、追慕先贤、评论前代的成败得失、褒贬前人的善恶美丑、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也就会运用诗歌加以表现，从而在古代诗歌的百花园地里孕育出一种别致的类型——咏史诗。作为典型的文人士大夫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与成熟都鲜明地体现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在思想内容上，它涉及

国家兴亡、社会治乱、君臣贤愚、功业成败，以及个体的生存状态、生活出路乃至家庭情感等社会人伦的重要问题，吟咏的题材似乎离现实社会较远，而吟咏的主旨却处处切合社会现实。在艺术手法上，它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等表现形式有机地融合为一，而且其他诗歌题材、体裁的艺术追求也都在咏史创作中有所体现。两千多年咏史诗的创作发展，呈现的风貌多样，取得的成就巨大。可以说，咏史诗是诗学与史学的结晶，是一种“文学式的史学研究”。^①它是由古人古事为发端而进行的诗歌创作，抒写怀抱，讽喻现实，借题发挥，刺世嫉邪，寄托思想情感，发泄抑郁不平，或形象地表达历史见解，臧否人物，评议兴废，曲折委婉，言在此而意在彼，语不多而情无限。以古为鉴，在对历代兴亡的吟咏中，艺术地再现出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和场景，别具一种思辨性极强而能新人耳目、启人灵智的艺术魅力。

作为古代诗歌创作源远流长的一个重要体类，咏史不仅与抒情、叙事、咏物、赏景游览、山水田园、军旅边塞等类型诗歌并驾齐驱，而且集史实、诗情、哲理于一体，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文情并茂，情理相兼，可谓独树一帜，为诗人所青睐，为读者所喜悦，是古代文学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而且这种特殊的艺术瑰葩，可以开阔人们的眼界，丰富人们的知识，加深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充分体味古代文化意蕴的精髓，深刻陶冶思想观念和道德情操。再加上咏史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很受欢迎的儿童读物和训蒙教材，且为宋元讲史、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所大量引用，故而使古代诗人大都喜欢为之挥毫泼墨。事实也充分表明，咏史创作的体式越来越完备，创作群体越

^① 武尚清：《说咏史诗》，《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1期。

来越庞大，作品数量越来越多。

咏史诗是“文学”，也是“史学”，是“文”、“史”的紧密结合，是一种跨“文”、“史”的“边缘”创作。诗人大多是以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为基础而兴发为诗的，浸透着浓重、强烈的史学意向，多能赋成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篇什。而“诗思”中那分明的爱憎、炽热的激情，往往能更真粹、更贴切地表达出诗人的史观及史识。明人程敏政《咏史绝句》序云：“《诗》美刺与《春秋》褒贬，同一扶世立教之意，后世词人遂有以诗咏史者。……盖有一事而史更数十百言记之不足，诗以二十八字发之有余者，徐考之，亦不独可教童子也。观者讽咏，而有得于美刺褒贬之间，感于善，创于恶，其于经学世教，岂不小有所益哉。”^①可见，咏史之作既容易上口，且深铭乎心，从而在历史教育的功能上，短诗每胜于长文。这种经过诗人高度提炼、升华的精神产品，往往能起到史学文字所起不到的作用。因此，历代诗人创作咏史诗的目的和宗旨虽然各异，而创作的热情，创新的动力，则始终如一，且一代超过一代。创作上的高度繁荣自然也带动了评论上的特别关注，自萧统《文选》首立咏史类后，历代的总集及诗话对“咏史诗”多有选录和点评，至近现代的专题研究则更显活跃，且呈现出持续升温的趋势。

第二节 咏史述义

咏史概念，古人已做出比较清晰的界定，如唐人吕向有关王

^① 《簪墩文集》卷二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10页。

粲《咏史诗》的解题曰：“谓览史书，咏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① 不仅对“咏史”作释义，还涉及咏史诗的两种体式，即隐括史传、以史为诗的正体或云传体，和感慨寄兴、以史咏怀的变体或云论体。对这后一体式的咏史诗，吕向在左思《咏史诗八首》、李善在张协《咏史诗》的解题中说得更具体。《咏史诗八首》解题曰：“是诗之意，多以喻己。”^② 《咏史诗》解题曰：“协见朝廷贪禄位者众，故咏此诗以刺之。”^③ 旧题王昌龄撰《诗格》亦对“咏史”有释义：“咏史者，读史见古人成败，感而作之。”^④ 虽是承吕向之说，但文字叙述更清晰明白。

还有一类诗歌，也是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描写和吟咏对象，与咏史诗有着极为亲近的血缘关系，好似同胞孪生，即一母二体，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称之“怀古诗”。但在引发诗兴的时空方式上，还是略有所别。对此，古人也早有解释说明。如李善为谢瞻《张子房诗》解题曰：“沈约《宋书》曰：姚泓新立，关中乱。义熙十三年正月，公（刘裕）以舟师进讨，军顿留项城，经张良庙也。”而刘良亦有解题：“晋末，宋高祖北伐，见张良庙毁，乃修之，并命诸人为诗。”^⑤ 《诗格》的释义是：“诗有览古者，经古人之成败咏之是也。”^⑥ 至元代，诗人方回解释“怀

① 《文选》卷二“咏史”类，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刊明州本，2008年版，第317页。

② 同上书，第318页。

③ 同上书，第320页。

④ 张伯伟编著：《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据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附《文笔眼心抄》，“咏史者”之“咏”上有“凡”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57页。

⑤ 《文选》卷二“咏史”类，第322页。

⑥ 《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据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附《文笔眼心抄》，“诗有览古者”之“诗”上有“凡”字，第1957页。

古”之义曰：“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①

尽管在唐以后的单篇诗题或联章诗题上又有“览史”、“览古”、“咏古”、“史咏”等字样，其实，从题材内容到体裁形式都与咏史怀古并无二致，或为读史传有感而咏者，或为经古迹起兴而咏者，不外是咏史之别名，怀古之另题，故在论述中统称咏史，以免名目繁冗。

综观以上所述，古人对于咏史、怀古的界说，主要是从如何引动诗兴、触发诗思的角度加以区别而分其异同的，并不复杂。反而是今人的界说较为纷纭，一是二者相同说，^② 一是二者不同说，^③ 一是二者同中有异说。^④ 相较三说，后一种更切合古代咏史诗的创作实际，故为目前学界所普遍认同，对此，我们也是接受的。

有论者将史诗与咏史诗合而为一，^⑤ 还有论者将“咏时事”的时事诗和“咏历史”的咏史诗混为一种。^⑥ 但事实上，就题材而言，史诗主要指反映具有重大意义的当代事件或以古代传说为内容的长篇叙事诗。如古希腊的《奥德赛》、《伊利亚特》，中国

①（元）方回编，李庆甲集评：《瀛奎律髓汇评》卷三《怀古类》小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② 陈文华：《论中晚唐咏史诗的三大体式》（《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黄筠：《中国咏史诗的发展与评价》（《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6期），李士龙：《试论古代咏史诗》（《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6期）等。

③ 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降大任：《咏史诗与怀古诗有别》（《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等。

④ 刘学锴《汴河曲》赏析，《唐诗鉴赏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09页。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

⑤ 关纪新、孙绍华、于植元主编：《中华史诗咏史诗本事》，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⑥ 万萍、叶维恭主编：《中国历代咏史诗辞典·序言》，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蒙古族的《江格尔》等。咏史则不然，它是以诗歌的形式描述和咏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抑或表达诗人读史的感想、体会，甚至是针对修史而提出的学术意见。它不以叙事为目的，多为叙述与议论相结合，且以古讽今，借史抒怀。诗史，是对某些古典诗歌作品的特定称呼，不是诗歌文学的分类概念。诗史的“史”是对后人而言的，对诗人来说，只是其活动的当代所耳闻目睹的现实生活。咏史诗之“史”，不仅对后人，即是对诗人来说已是前代的历史。如杜甫的诗被誉为“诗史”，就是因为他的诗歌真实而又全面地反映了诗人所生活的时代风貌。

古诗用典，大多关涉古人古事，有的诗几乎通篇用典，但并非咏史诗。“用典”只是创作上的修辞手法，因而不能与咏史混为一谈。咏史诗是指古代诗歌的一个类别，与是否用典，属性质不同的两码事。清人袁枚说：“咏史有三体：一借古人往事，抒自己怀抱，左太冲之《咏史》是也；一为隐括其事，而以咏叹处之，张景阳之《咏二疏》、卢子谅之《咏蔺生》是也；一取对仗之巧，义山之‘牵牛’对‘驻马’、韦庄之‘无忌’对‘莫愁’是也。”^① 这里的第三种似乎将用典等同于咏史了。其实，前二种涉及到咏史的两种体式，即借史抒怀和隐括史传，第三种论及的是诗歌的用典。

咏史诗之体式，从诗人对历史的切入点和对史料、史实的运用来区分，有正体与变体，如清人何焯说：“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摭胸臆，乃又其变。”^② 或称为论体与传体，如清人刘熙载说：“左太冲

① 《随园诗话》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② 《义门读书记》卷四六《文选·诗》之“张景阳咏史诗”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93页。

《咏史》似论体，颜延年《五君咏》似传体。”^①刘氏所谓传体、论体，亦即何氏所说的正体、变体，名虽异而义实同。古人所论二体，已是对咏史体式的准确概括，而今人却巧立名目，越分越细，其实并未脱离古人二体之义。所以，我们在叙述中，仍采用古人二体之说。

第三节 新世纪以来咏史诗研究综论及前瞻

经过学人的不懈努力，二十世纪有关咏史诗的概念、发源、艺术特点、创作手法等方面的研究已颇为可观，而对咏史诗各个创作发展阶段起关键作用的诗人也颇受关注，如首创《咏史》之题的班固、写咏史组诗以抒怀的左思、大量创作咏史诗的陶渊明等人的专题研究已是连篇累牍。就咏史诗创作发展之繁盛期唐代来说，李、杜等人的咏史之作，已为学人极力搜罗阐发。中晚唐咏史名家刘禹锡、杜牧、李商隐、许浑、罗隐等，尤其受到关注。这一时期的咏史诗研究大多仍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唐宋咏史名家身上，或进行精雕细琢的艺术技巧寻绎，或结合时代背景阐发诗人咏史所寄寓的思想政治因子，或提炼其作品所折射出的史识、史才，或放在咏史一体的大背景下细谈其历史贡献与意义。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世纪的咏史诗研究论文约有二百二十九篇，除去通论历代咏史诗的二十九篇外，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有二十七篇，占总数的11.8%；研究唐代的多达一百五十一篇，占总数的66.8%；至于宋以后则只有十分可怜的数十篇。^②

^① 《艺概》卷二《诗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6页。

^② 详参赵望秦、李艳梅《中国古代咏史诗研究百年回顾》，《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唐诗是古代诗歌史上的一座巅峰,咏史诗又是其中极具特色的一种体类,但相对于唐代其他类型的诗歌来说,咏史诗的研究明显要薄弱得多,据不完全统计,在二十世纪的百年里,相关论文有一百五十一篇,即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集中于有限的几位大家身上,专门研究大李杜、小李杜、刘禹锡等咏史之作的文章数量较多,共有七十六篇,约占总数的51%,其中李白十四篇,杜甫十八篇,刘禹锡二十篇,李商隐十四篇,杜牧十二篇。而对于其他诗人的咏史作品关注不够,如柳宗元仅三篇,罗隐二篇,刘沧一篇;甚至完全忽略,如卢照邻、李华、韦应物、吴筠、张祜、白居易、元稹、皮日休、陆龟蒙、司空图、韩偓、徐夔等人的咏史研究还近于空白点。^①

宋代咏史创作在继承唐代咏史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有所求新求变,呈现出立论颖锐、见解卓识的新面貌,也具有很大的艺术魅力。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世纪的百年当中,研究宋代咏史诗的专题论文及鉴赏文章计有七十余篇。其中,王安石的咏史之作受到关注的程度最高,约有四十篇,占到了总数的56%。其他则是李觏一篇、邵雍一篇、司马光一篇、秦观一篇、朱淑真二篇、李清照七篇、王十朋一篇、陆游三篇、刘克庄一篇,合起来才占总数的25%。除此而外,那些咏史创作数量既可观成就也较高的诗人如夏竦、梅尧臣、刘敞、韦襄、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李纲等,没有专题性的研究论文面世。还有被完全忽略的,如宋祁、范成大、郑思肖等人的咏史诗研究几乎是空白。^②

进入新世纪以来,咏史诗的研究随着其他学术园地可供拓荒

① 详参赵望秦、潘晓玲《唐代咏史诗百年研究回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② 详参赵望秦、张焕玲《宋代咏史诗百年研究综述》,《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之地的减少而全面进入学人的视野,不仅专题论文的数量迅速增多,质量大幅提高,而且咏史诗的选本也不断涌现,并因其独具艺术魅力而受到学界新秀的青睐,多作为攻读学位的理想选题。唐代咏史诗集也开始被人们进行专门研究。据不完全统计,新世纪以来,咏史诗研究论文约有一百六十篇,其中通论历代咏史诗的约有十二篇,占总数的7.5%;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的约有三十篇,占总数的19.7%;研究唐代的多达七十四篇,占总数的46.2%;宋代约有二十六篇,占总数的16.4%;元代约有二篇,明代约有八篇,清代约有十篇,元以后只占总数的12.5%。下面即从三方面对新世纪以来咏史诗研究成果略作综述。

一 专题论文

对两汉魏晋南北朝咏史诗关注的焦点还是左思、陶渊明二家。研究左思咏史诗的有专题论文十六篇,涉及诸多方面,创作时间、思想内容、创作手法、艺术形象、人生理想、情感特征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与陶渊明《咏贫士》进行比较,可谓发掘入微,巨细无遗。这一时段研究的新动向是通代性质的研究,如韦春喜《试论南朝咏史诗》、《汉魏六朝咏史诗探论》、《汉代乐府咏史诗探论》等文,对选材、体式、艺术手法、美学意义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析。^①

唐代咏史诗研究的重心由盛唐的李白、杜甫转移到中晚唐的刘禹锡、李商隐、杜牧等名家身上。其中研究刘禹锡的专题论文有十二篇,研究杜牧的有十一篇,研究李商隐的有八篇。这一时期研究呈现出的新视角、新变化有多方面的表现。

^①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中国韵文学刊》2004年第2期;《石油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表现之一是对各诗家同类作品的比较研究及同一题材的集中研究。前者有张梅《杜牧、李商隐咏史诗比较浅谈》、何珏媛《黄酒与白干：张籍、刘禹锡怀古诗品读》等文，分别从不同诗人的同类作品的类型、选材、艺术手法、思想内容等方面进行比较探析。^① 后者有兰翠《从咏华清宫看唐人咏史诗的宫殿情结》、张荣东、逯雪梅《唐代咏史诗中的武侯情结》、张润静《霸业鼎图人去尽，独来惆怅水云中——唐代诗人的金陵情结》、杨静《论唐人金陵诗》等文，多从唐代咏史的不同题材入手，横向挖掘这些吟咏同类史事人物之作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如士人文化心态、审美情趣、艺术特色等。^②

表现之二是对唐代咏史诗的通论性研究明显增多，郑正平《浅论唐代怀古诗不同时期的主题倾向》一文认为，唐代怀古诗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各发展阶段，除数量上是在急速增长，而构成怀古诗的空前繁荣外，其主题倾向在各个阶段也有所不同。它的发展走向，与整个时代由兴盛走向衰败是密切相关的。^③ 杨淑敏《唐代怀古诗的悲剧意识》一文认为，唐代怀古诗渗透着强烈的悲剧意识，在各个阶段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初、盛唐表现的是“一己之悲”，中唐表现的是“一国之悲”，晚唐则是“一去不返之悲”，而这种种悲哀都根植于程度不同的时代之悲。^④ 韦春喜、张影《试论中晚唐咏史诗的思想情感指向》一文认为，中晚唐咏史诗在思想情感指向上多见深刻的警醒规讽，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同时，随着文人由辞赋型到知识型人格

①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益阳师专学报》2001年第5期。

② 《烟台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1期；《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5期；《金陵职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③ 《浙江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

④ 《语文学刊》2006年第6期。

范式的转换，中晚唐咏史诗能够以思辨的眼光，反思政治、历史问题，推翻前案，具有很强的理性精神。另外，在时代环境、氛围，特别是佛禅“空”性思想影响下，又弥漫着浓烈的伤悼之情，表现出历史虚无主义和个体生命哲理意识。^① 又在《试论中晚唐咏史诗繁盛的历史文化原因》一文中指出，中晚唐咏史诗的繁盛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科举考试中历史内容的强化、统治者注重经史的尚学意识及其用人所显示的文化导向，使中晚唐的文人不得不注重以经史为核心的历史性知识的学习。在人格范式上，文人自然也就由初盛唐的辞赋型才子转换为学者型、知识型的士人，以历史学识相标尚，从而在诗歌创作中形成普遍的咏史风尚。^② 对此，还在《试论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一文中从另一角度又做了深刻的分析。认为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深刻新警，善于翻案，和此时期注重新变疑古的史学思想有关。^③

表现之三是中晚唐大型咏史组诗也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专题论文和专著的再度发表出版并增多。论文有韦春喜的《试论唐代道教诗人吴筠的咏史组诗》，指出吴筠《高士咏》与《览古》是前代少见的咏史组诗，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达到了人物形象塑造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现出平和冲淡与悲沉凝重两种艺术风格，并有强烈的理性色彩。^④

表现之四是对一些已有相当研究成果的咏史名家再重新审视，变换研究角度，力求有所创见。滕驰《谈谈李商隐咏史诗独特的时空结构》一文认为，李商隐往往搅碎古今，飞跃时空

① 《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② 《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③ 《船山学刊》2007年第4期。

④ 《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4期。